

伐佐夫著

米特洛芬
^和
陶尔米道尔斯基



作家出版社

伐佐夫著

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



伊信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

伊凡·伐佐夫著

伊 信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左四英委胡同四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 (377) 字 数 : 41 千

開 本 31 1/2 × 43 1/4 1/50 印 張 2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2000

定 價 (5) 0.20 元

ИВАН ВАЗОВ

Митрофан и Дормидольск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据 Д. Горбов 俄文译本转译。

前 記

伊凡·明巧夫·伐佐夫是保加利亞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於一八五〇年七月九日生於索波特(現名伐佐夫格勒)的一個商人家庭裏。保加利亞從十四世紀起就處在土耳其的軍事封建統治之下。作者的一生和他的創作活動是跟他祖國的歷史、跟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分不開的。他二十四歲時加入了當時祕密的革命委員會，從事保加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因此受到土耳其警察的迫害而逃亡到羅馬尼亞。一八七七年四月帝俄對土宣戰，同年六月俄軍在斯維式托夫附近強渡多瑙河，伐佐夫和數千流亡的愛國志士隨軍回到祖國。他於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間擔任斯維式托夫省長的翻譯。不久親奧匈帝國和仇俄的斯坦蒲洛夫當政，對親俄分子大肆迫害，這

是从土耳其統治下解放後的保加利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伐佐夫不得不避居於俄國敖德薩。後來回國後，於一八九五年当选为國民會議議員，一八九七年起，有一个長時期担任过教育部長，以後便專心从事文学工作。

伐佐夫開始文学活動的時期正是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鬥爭蓬勃高漲的時期。在他悠長的一生中，他寫下了丰富的作品(詩歌、戲劇、短篇和長篇小說)，这些作品是保加利亞文学的瑰寶，使他成为保加利亞文学的奠基人。他創造了多方面的卓越的典型，發展了保加利亞的文学語言，把保加利亞文学提高到了世界文学的水平。

伐佐夫早期的作品是些帶有爱情的和感伤色彩的抒情詩，然而到了七十年代，这种作品就讓位給了革命愛國主义的詩歌(如詩集“旗幟与古琴”、“保加利亞的憂鬱”、“解放”)。他的愛國主义革命詩篇的頂峯是他的組詩“被遺忘者的史詩”。他在許多詩中廣泛地描寫了農民的勞動和對於勞動的熱愛、祖國的优美的風景、保加利亞人民过去光荣的歷史(“察列維茨的傳說”)。在詩

集“斯里夫尼查”裏他抨擊塞爾維亞的強權政策。詩集“勝利的霹靂下”、“新的反响”、“不朽”裏反映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事件和戰後保加利亞王朝使國家瀕於覆滅的冒險政策。他以詩人的全部熱情暴露了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猙獰面目，並且堅決地維護勞動大眾的權利。這是伐佐夫的抒情詩的主要成就。

在伐佐夫的劇作裏，著名的有暴露舊保加利亞貪污的官僚政治的喜劇“陞官圖”和愛國主義的歷史劇“走向深淵”和“鮑里斯拉夫”等。

除詩歌和戲劇以外，伐佐夫創作了許多小說。長篇小說以“輓下”（有施蛰存譯本，作家出版社出版）最為著名。這是一部描寫保加利亞社會和政治生活以及一八七六年四月起義的輝煌的史詩。高爾基非常推崇這部小說，因此稱作者為“為多災多難的保加利亞的自由和復興而戰鬥的詩人”。

伐佐夫對於變節的資產階級深惡痛絕，而對於人民的疾苦則抱着深厚的同情，他創造了一系列暴露的、真正革命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這

些小說是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典範。保加利亞資產階級乘國家擺脫了土耳其奴役的機會取得了政權以後，並未致力於改善人民的生活，伐佐夫就常常應用諷刺的武器來針砭當時的社會。這種諷刺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這個中篇小說“米特洛芬和陶爾米道爾斯基”。在這以前，作者曾一度擔任過別爾高維茨地方法庭的主席，因此積下了許多觀察所得的資料。他提取了其中一個初看起來好像是瑣碎而不重要的情節，生動地表現了當地人物單調、昏沉、庸俗的生活。伐佐夫這一創作無疑地是受到了果戈理的“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和“欽差大臣”的影響。但正如伐佐夫所創造的其他形象一樣，米特洛芬和陶爾米道爾斯基純粹是保加利亞的。果戈理的“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取材於小地主階層，小說中所鞭撻的是有毒害的地主制度下生長的人們的劣根性，“欽差大臣”是對農奴制未廢除前俄國官吏的諷刺，而伐佐夫筆下刻劃出來的却是保加利亞當時小資產階級的典型。這些利慾薰心、貪婪自私的人物能夠隨機應變，適應保加利亞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新情況；這些大

大大小小的陶尔米道尔斯基能利用人民暫時的緘默，混進各方面幹他們的黑暗勾当。

一九二〇年伐佐夫七十歲。這一年正好是他從事文學活動的五十周年。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向這位偉大的民族詩人熱烈地表示衷心的愛戴和感謝。他在答謝同胞們的無數祝賀時寫道：“我在長期的作家生活中同時體驗到快樂與痛苦。快樂是短促易逝的，痛苦却是持久的……可是我並沒有沮喪，我仍繼續前進了……”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正在寫作的時候，因心臟病突發逝世。

伐佐夫一直夢想着看到保加利亞人民得到幸福，免於窮困和剝削。在今天的保加利亞，他的理想終於變成了現實。在人民民主主義的保加利亞，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成了全體保加利亞人民的光榮。

譯 者

1

自从渾名叫做小豬的米特洛芬·達吉多被任命为僻靜的B城的調解庭法官以來，差不多已經过了两个月。他把部裏的委任狀看了又看，鑑賞着封套上燦爛的硃紅大印，驚訝和思索了很久，但終於得出了結論：既然委任他做法官，他的的確確就是法官了。他順利地解决了这个非常複雜的問題，便覺心安理得。这件了不起的事情立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習慣。从此以後，晚上他就不再再到陶虞咖啡館去，如他所說的灌“這麼一杯”和取笑一下拉巧·培卡老爹了。

不过先得向你們交代一下，陶虞咖啡館是城裏第一流人物的聚會之所；至於拉巧·培卡老爹呢，他在那裏是大家取笑作樂的對象，他不在場時，咖啡館就冷冷清清。不管誰上門，總要問一

声：“培卡在这兒嗎？”——假如回答是肯定的，他就進來；假如回答是否定的，便嘟囔着罵一声，掉头就走。幸虧拉巧·培卡差不多總是不離開自己的崗位的。就我的記憶來說，他只缺席過兩回，而這兩回都有他不得已的原因：第一回是因為培卡当着許多人的面叫了長官一声“多皮托克”^①，他以為誰也不會懂得這個羅馬尼亞字的意義，但是長官却把他禁閉在蘭卡的畜欄裏，整夜跟一匹老驢做伴。第二回，他一滑腳從瓦柯夫斯基旅館的整整十八級樓梯上直滾到底，不過這一下除了摔掉一只牙齒，失去了他自己的雜物間的鑰匙之外，沒有其他損失。這兩件事都曾轟動一時，從此拉巧·培卡老爹變得更加小心了，立誓不再跟這兩個狡猾的東西——羅馬尼亞話和瓦柯夫斯基旅館的樓梯——打交道。當然，他只向這兩樣東西洩忿是沒來由的。上面講的兩樁倒楣事情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在陶虞咖啡館的酒杯底兒上。不過拉巧·培卡老爹沒有研究哲學的才能；他不

~~~~~

① “多皮托克”，意思是“畜生”。——俄譯本注。

喜欢作深刻的思考去追根究底。他这样做也对。

我們已經講过，達吉多已不再上那著名的咖啡館去了。咖啡館裏的老主顧們淒涼地瞧着屋角裏紙糊的小窗旁边的那个座位已有好多天了，那座位上本來應該有法官的可敬的儀容出現的。達吉多的突然从咖啡館的天地裏消失的原因大家都明白，所以每個人都說了些適合時宜的話。

“小豬不來了，抖起來了！”一個人使勁地才喝乾的杯子朝桌上一拍，感慨地說。

“当了法官，工作吃重了，”另一个人这样回答，他一語道破真相，因此很滿意。

“他是个大傻瓜，”伊凡巧·道勃罗特洛咕嚕了一句。他对達吉多很生气，因为達吉多現在經過他的舖子時，已經不像未上任前那样停下步來，也不坐到架在裝茨岡釘子的箱子和大葱的木桶中間的木板上了。“大傻瓜一个，現在再也听不見他說一声‘早上好’了！当了法官嘛！”

“你幹你的事吧！也想發議論了！……你莫非想人家选你当法官嗎？不行，老弟，幹这行得有腦筋！这玩意兒不跟你買項圈給女人和用拂帚赶

掉紙上的蒼蠅一樣。那得動腦筋，動腦筋來幹，老弟！”一個已經在達吉多那裏出過庭的人說。接着他把兩隻手舉到離自己耳朵很遠的地方，表示一個法官處理自己的事務需要多大的腦袋。

這些話大体上就是陶虞咖啡館的顧客們由於達吉多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而發出的議論。可是他很少注意同胞們的意見；他一天天更裝得威嚴和莊重起來。譬如說，在街上行走時，他總是直看着前面，只有當一眼注意到人家可能踩到他的腳時，才莊嚴地讓開，打一下招呼，同時匆忙地說一聲：“謝謝您！”他因為預料到對方會問他“貴體怎樣？”他的服裝也改變了。早先那頂戴得日子久了、磨光了的皮帽已讓位給一頂新帽子，達吉多每天早晨總要把這頂新帽子的帽頂仔細地摺一摺，因此更顯得他的儀表高貴。他的土耳其式上衣，背上有圓圓的一塊白色發亮的橄欖油油跡，形狀像一枚徽章，他把這件上衣交給一個猶太人用煤油洗刷過，因此他的周圍常常散發出一種難聞的氣味。不過他已經聞慣這種氣味，所以有人嗅到這種令人欲嘔的氣味而好生奇怪地說：“這裏

什麼地方倒翻了煤油，怪難聞的！”他便平靜地回答：“噫，誰也沒有倒翻什麼。煤油對健康是有益的！”

達吉多知道，一個法官要受人尊敬，就應該裝得高不可攀，並且一點兒也不能暴露弱點。他想說什麼話時，先得沉思一番，這可以從他左耳的微微顫動上看得出來。他臉上難得出現笑容，可是他微笑時（他從來不曾大笑過），總是優雅地微微張着嘴，他的眼睛也表現出那樣愉快的神氣，彷彿說：“是的，是的，閣下！”可是他臉上的表情通常總是嚴肅而聚精會神的。譬如說，在半開的門口，只要出現了一個腋下夾着一隻鵝的農民在向四面張望……通常總坐在長凳上沉思地望着葡萄園的達吉多，便忽然活躍起來；兩道深深的皺紋便會自上而下地刻劃在他的額上，喊道：

“伊凡叔叔，你在幹嗎？……交給小廝吧……”

於是向听差睜眼，听差就把鵝抓過來，不見了。

“喂，過來，到這兒來。我們來談談，你們村裏有什麼新聞……”

或者，譬如說，他的朋友問道：

“好久不見了，米特洛芬老爺。我的天，你為什麼这样忙？”

這時達吉多便皺起眉头，那就是說这一次他的皺紋沿着他的前額向橫裏伸展。他皺起眉头，好像要打噴嚏的樣子，說道：

“老是一些判決！判決！案件實在多！真糟糕！……一點沒有時間……法律，新的法律……你知道，豈不是應該……簡直……糟糕！”

於是達吉多張大眼睛詰問地凝視着對方的臉。可是他自己並不作任何判決。他對魯堅揚諾夫法律<sup>①</sup>，一竅不通，因此對他來說，這法律乾脆就是不存在的。他處理訟案彷彿當年努斯列夫·畢耶縣長在符拉查處理訟案時一樣，達吉多曾在那裏當過一年顧問。幸而書記留給達吉多做的只是在公文上簽簽字而已。

---

① 魯堅揚諾夫法律是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亞的俄國行政當局施行的臨時立法，它是在俄國法學家斯·伊·魯堅揚諾夫主持下制定的。——俄譯本註。

可是應該為達吉多講一句公道話，他的好心腸倒並不亞於他的愚昧無知，所以每當書記把某一條刑法指給他看，說根據這一條應該把一個打人耳光的人判處三個月徒刑的時候，他總要倉皇失措起來。

“不，不，我辦不到。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不行！”

“可是沒有別的條文。規定是這樣處罰呀，”書記表示反對，但是聽了法官的話，心裏也有點感動。

“不，不，辦不到！一個耳光要監禁三個月！打一個耳光有什麼了不起？……你想想！一個人活着的時候，總是有可能挨到耳光或者打人耳光的……你記得去年在巴爾瓦諾夫的婚禮上，有一個醫生打了我一個耳光，因為我說他的母馬是瞎了一隻眼的，而他想靠它來跑馬贏錢，那時他還在報紙上寫文章，說什麼這匹馬是英吉利土耳其合種……呸……吹牛……怎麼，難道我為這件事跟他打官司嗎？”

“沒有打官司……那是因為在婚禮上呀。可

是現在朗博·明契夫控告了米特雷，要求我們依法懲辦。”

“三個月！呸！……人家有孩子，有家！難道我們是土耳其人嗎？……不，我不同意這個法律！”

“可是我們沒有什麼辦法。現在保加利亞是根據這個法律來審判啊，”書記說。

“能不能想想別的办法來處理這件案子呢？”

“有什麼別的办法呢？”

“譬如說，判決朗博也打米特雷一個耳光……或者打兩個！……當年阿赫密特·霍柴做法官的時候，就是這麼辦的。這麼一來，朗博既可以心滿意足，公家也無須供養多餘的囚徒了。”

“不行！”書記意味深長地搖著頭說。

“不行嗎？那麼你來判決！我不管。”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這樣也不行？”

“我是書記。”

“我却是法官……就是說，是你的長官！我命令你，授與你全權！如果有人說閒話，由我負